

山

書

山書第二卷

申飭舉劾

宗禎二年正月諭朕惟國家勵世磨鈍莫重勸懲朝廷  
賞善罰奸全憑舉劾祖制在內總協科院城守殿庫巡  
視在外督撫關按漕倉凡鹽學政諸差每當事竣之期  
例有舉劾之典凡以論辨官方課修職業關係甚重不  
知起自何年沿成習套曠職學習鋪張為故事最吏則  
人為卓魯課武則才盡孫吳徒華月露之詞無當激揚

之實朕深歎之特諭爾部院傳示內外各衙門今後撫  
按等差任滿舉薦所屬司府州縣各官或守極清嚴或  
才剝煩劇或綜釐弊絕或撫字心勞約略稱揚言期當  
實間有異等猷績節取一二條以備訪據不得但移駢  
詞混加誇詡論劾貪酷浮躁不及等官指事糾彈各有  
本色無罪重而恭輕無甲苛而乙縱自今徵解完逋轉  
輸遲速修守堅瑕兵屯舉廢與夫佐貳首領教職武弁  
凡有論薦悉稽職掌其地方人才亦必確訪素行果先

任無過月旦共推者方許登奏不得朝慙更議夕濫臺  
章以爲刻爲燃灰之捷徑論頒之後內外應行舉劾衙  
門先具遵奉回奏以後通行恪守罔有異同朕方按章  
訊以程功實核行能而施舉措一洗虛浮誕慢之習共  
敦悖大明作之猷權與自茲永爲成憲欽哉故諭

褒唐忠臣

命以唐張巡許遠配享帝王廟

附逆罪案

正月諭朕覽吏部文書北家臣永光欲定附逆諸臣行  
款然必先正魏忠賢崔呈秀客氏首逆之罪次及附逆  
之人欲分附逆等次又須有所憑據今發下建祠稱頌  
諸疏卿等與永光于忤在閣詳閱如事本為公而勢不  
得已或素有才力而隨人點綴當原其初心責其後效  
惟是首開諛附傾心擁戴及雖未祠頌而陰行贊導者  
據法依律毋枉毋徇此番懲治之後縱有遺漏俱赦不  
究只在數日確議來奏不許中書參預不可延緩露泄

又諭召刑部尚書喬允升同參定

大學士韓爌等奏臣等竊惟尊無二上工人臣有戒無將  
國有常刑天討用彰有罪祖訓內官不許干預政事律  
重交結內侍官員于以防內外而肅官府杜奸萌而窒  
亂源法至嚴已逆端魏忠賢狡請多端允頑無忌始焉  
小忠小信祇便身圖繼而作福作威漸干國政內則妖  
媚容氏閹覘禁密結為腹心外則逆臣崔呈秀逗露機  
情助其羽翼戕宮妃而戮忠直盜帑藏而弄兵權已微

無等之三封海誠逆尊之九錫亟開藩邸迫速宗城建  
生祠以下人心遣內鎮而連邊將陰謀叵測借勢顯成  
磔碎已服工刑爰書具列逆狀誠如聖諭所謂首逆之  
罪當先正者也賴宗社有靈聖明御世乾坤旋轉雷電  
合車屬元兇已就誅或凡黨附宜嚴區別若乃官同跨  
距人類豺狼懷私欲借元鋒拱手隨黜魁柄或有發大  
難禍始教猱或倒身怙終勢成騎虎有如動搖母后倡  
和逆封鐵券金章覆題恐後腴田甲第請給爭先或引

聖經以懲忠中傳或據史職而抹殺直筆墨穰朝禮忠  
此罪魁緹騎銀鐙大典詔獄修睦此以殘軀命不難殺  
人媚奸供嘖笑而效爪牙總是酬恩報怨至于一人而  
創祠幾地一事而諛頌連章祠互省祠邊鎮祠京都未  
已也而且祠之國學頌碑文頌鄉錄頌奏章未已也而  
且頌以絲綸此則聖諭所謂首開諂附傾心擁戴及頌  
頌頌美津津不置者也而又有徑竇旁通網羅密布腹  
藏鱗甲搆青蛇貝錦之讒意恠鏌鉞釀白馬清流之禍



即占風望氣莫可端倪而覆雨翻雲難逃指示斯又潛  
施鬼蜮之毒而更巧避虎彪之名聖諭所謂雖未祠頌  
而陰行贊導者也以上諸人罪案各殊法銓亦異或已  
經褫逐不盡厥辜或謬附推揚當追始禍遵明聖諭據  
法依律無枉無徇期服天下後世之心三尺無私天誅  
不貸凶凶卑竄國憲用申惟是大惡既罹不赦之條而  
群小宜開自新之路臣等簡祠頌及邵院開未諸臣或  
事關題覆公牘列名或身任封疆委蛇濟事或城守全

于捍禦或編摩効有調劑而又或生平材具敷歷猷勞  
早著聖諭所謂本為公而勢不得已素有才力而隨人  
黜絀須當原其初心或可責其後効咸與昭滌免臚姓  
名固明罰救法之嚴條兼赦過宥罪之寬政也臣等祇  
奉諭辭共矢公慎就事論事參畫一之刑書以人治人  
者本來之面目中涓衿弁畢麗于科商販兵民姑置之  
外倘幸無掛漏可永示誠懲寒亂臣賊子之心行正氣  
忠魂之懣三章既約金石不渝一面宏開膏蔕永斷閑

奸謀而妄反，則明刑政而褻治平端。在是已。若天加銜，加廕，濫被恩施，歿功，尚需嚴核。最可恨者，先帝當彌留之日，多官徵橫拜之恩。其天啟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大工謝恩，併享錦叙，捷函，薄告成三藩之國，所有叙勞秩，履悉宜聽部，削除尚寬。矯旨之推求，用廣原情之德意，併用附及，以俟宸裁。

諭朕惟憲天出治，首辨忠邪。臣子敬身事君，光明逆順。經稟人臣無將之戒，律嚴逆侍交結之條。邦有常刑法。

因彼最逆豎魏忠賢擢拔下才備員給使傾回巧智黨  
藉保阿初不過窺頰笑以示陰陽席寵靈而襲富貴使  
庶位矣假其羽翼何蠢爾得肆其毒痛乃一時外廷朋  
奸誤國實繁有徒或締好宗盟或呈身入幕或陰謀指  
校肆羅織以屠善良或秘策合圖扼利權而究兵柄甚  
且廣典祠頌明効有功偁和已極于三封稱謂浸疑于  
無等誰成逆節致長燎原及朕大寶嗣登嚴綸屢需元  
凶逆孽次第芟除尚有飾罪邀功倒身寵正以望氣占

風之而目誇發奸指佞之封章跡其矯誣惡谷錯貸朕  
鑒察既審特命內閣部院大臣將發下祠頌紅本參以  
先後論劾奏章臚列擁戴諂附建祠稱頌贊導諸款據  
律推情再三訂擬首正奸逆之案麗于五刑稍寬脇從  
之誅及茲三褫其情罪輕減首另覓處分姑開一面此  
外原宥宥過縱有漏遺亦赦不究自今懲治之後爾大  
小臣工宜洗滌肺腸恪修職業共遵王路悉斬葛藤無  
曠官守而做事諱張無怠恩讐而借題恭舉朕執是非

以衡論奏程功實以謀官方有一于斯必罪不宥尚各  
懲忠乃亦有終欽哉故諭是案凌遲處死者二擬斬者  
二十五免軍者十一贖徒者一百三十一冠帶閑住者  
四十四

賜名臣謚

予趙南星謚忠毅馮從吾謚恭定楊漣謚忠烈周炳謨  
謚文簡顧憲成謚端文魏大中謚忠節周順昌謚忠介  
王國謚文肅王紀謚莊肅高攀龍謚忠憲劉應秋謚文

節

皇第一子

二月詔朕惟帝王曆天曆而奉宗祧首重允儲允隆世嫡朕以眇躬嗣位丕基夙夜祇念我皇祖皇考集慶發祥源深緒遠佇昌嗣續仰慰貽謀茲荷上帝居歆宗祏垂佑以今年二月初四日第一子生係皇后周氏出中闈開家譜之光萬國愜元良之祝肆頒渥澤覃被多方

上羣臣捐俸

四月諭朕覽文書見部科條議理財內有一款欲令內外文武各官自七品而上停止一切俸薪朕思此係諸臣急工本心朕豈不鑒但設官所以圖治詔祿所以養廉朕方以潔已奉公望諸臣而尚廉盡捐豈此外更有入孔子諸臣果能真心為國興利剔弊朝廷受無教裨益省無數耗靈何必捐俸言助朕今與諸臣約國家自有經制自有正供諸臣能為朕嚴核侵冒杜絕漏卮清償風逋復完舊額則太倉儘自盈餘司農何虞告訕若



諸臣大小事體俱從君父起念必忠必力無圖身家之  
利而貽公家不利此即福國經邦第一上策朕又何用  
鯁鯁憂財用乎倘猶是沿習不變情套相牽而股削民  
膏肥植私橐欺侵公課修媚贈遺此不忠之尤病國之  
最朕覺察所及定寘重典以儆積偷惟爾諸臣其憬思  
之

言路關係

四月給事中劉斯球疏言蓋聞英主受言取象于轉圜

流水而末季拒諫貽譏于轉石拔山夫人主豈有不慕  
受言之名而甘為拒者或偶因猜而府疑遂積疑而生  
厭猶豫之過未免開停閣之端此誼辟所以慎其初也  
臣必防其漸也我皇上首增考選之額以開言路而又  
勤于召對以通下情可謂求言若渴矣然積輕之漸臣  
不無鯁鯁遇計者則以虛言之日煩也流言之日滋也  
辨言之日囂也聽言之未虛而納言之未速也何也臺  
諫之設以封駁為義以觸邪為職其于兵刑財用之屬

惟察其舉否而自簡繩之庖祝不相代也今任者少而  
議者多章滿公車強半借條陳為職掌矣而皇上亦若  
認職掌為條陳諸如套凱輒被溫綸豈以此妮妮者真  
足濟時艱而奏安攘乎臣以為有治人無治法條陳而  
當任者未即議者之心條陳而非議者反掣任者之肘  
試觀年來紙上之兵糧口角之節省畢竟無濟于脫巾  
之變而况乎窺上意之所向借條陳為逢迎者且比比  
也議論多而成功少所謂虛言日煩者此也百司庶尹

各有司存而獨臺諫稱言官此豈惟明職掌之專亦以杜紛囂之漸今乃廢棄而輕滑天聽胥郎而妄奏空設冷署閤曹而時生見事之風謀出位之政不可訓矣甚有嫉賢妬正索瘢無從透爾編造歌謠捏成車致無頭帖子遍布于街衢匿名揭文暗投于宅巷曉之則鑿鑿有據按之則語語無端欲何為者不過二三小入謂皇上明日達聰委意得流傳大內便可當射影含沙耳雖皇上祝明見遠萬無旁竒之聰明而此市虎之紛紜抑

豈輦轂之下所宜有耶所謂流言日滋者此也昔稱言  
官指及乘輿則天子改容言及政府則宰相避席豈以  
君相之勢遂為言官屈哉亦以糾劾不避職在則然而  
聞言引愆道固應耳乃今彈文甫上隼未下于高墉利  
口高張狼反橫于當道或以有據之事敢于侈口而爭  
亦有自認之辜究且支吾不應此糾一事也而彼且牽  
藤引蔓別尋節外之枝此論一人也而彼又東拽西扳  
至欲空人之國朝端同于聚訟墨白聽其涸涌且風聞

有進密書以惑聖聽而中傷善類者雖道路之口虛實不可知總之神羊結舌而鳩鵲鼓喙何世界也所謂辨言日黨者此也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固哲后之芳規而舉不避親劾不避讐乃諫臣之職掌乃今推鄭莊之轍者不曰為賢為國而以為市恩劾鷹鷂之逐者不曰除惡務盡而以為苛詆欲補牘而再請既有扶私求勝之嫌違不約而相同又有隨聲附和之旨是容身啟口盡結疑團而梧掖柏堂皆西蛇足恐非推心置腹之誼也

所謂聽言未虛者此也至于皇工勵精求治一應奏章  
批發從不逾時而今亦有遲至旬日漸至數月者矣向  
猶許諸臣催請而近且有暫留詳閱或有不應批發之  
旨矣夫議論無過是非兩途而聖斷亦止從違二字言  
而是自當虛受以彰都俞之休言而非亦應扶出以成  
吁咈之雅若但束之高閣漫不剖分徒長局中之葛藤  
更生事外之控揣况暫之為吁咈不應久之將靈弊叢  
生我皇工魁柄手操要終原始豈其慮不及此而猶曰

姑以此神不測之用也所謂納言宜速者此也臣非不知容斷自有權衡于言官未嘗厭薄但防其積漸勢必及此且此時人面日頑人情日競身叢衆鎬者尚披顏甲而請繁賦之纓裝足蔽疆者又借清鄉以當愈病之藥向使白簡有靈寧遂敢悍焉無忌一至此哉臣憤此頑鈍之成風而益傷言路之徒設望皇上之力行之也

因旱修省

五月諭朕惟國本于農民艱惟食今三伏遇丰酷旱不



雨秋禾將枯農田失望朕心晝夜靡寧實我君臣治理  
失宜愆咎千和所致朕齋戒文華痛加修省爾百官除  
庶題修省外仍各住居公署洗心省愆各衙門簡舉沉  
悶事務三法司清理刑獄情由除關係封疆錢糧大重  
事情顯然不必議者外其餘偷盜人命婚姻田土板証  
干連等項詳加辨別當給正疎豁者勒限完銷順天府  
宛大二縣各理其獄附京州縣刑獄着巡按御史清理  
各道府州縣官都各設法安緝地方拯災患如發倉廩

飢停訟禁罰嚴革羨餘修舉保甲窒遏奸萌務使早禾  
為災民不為盜境內祀典神祇精虔祈禱為民請命其  
前項條件截輔直省一體通行該撫按仍將遵行事宜  
各照遠近次第奏報朕雖端拱慮切民依每念玉食萬  
方思以禔福億兆爾中外大小各官受朝廷爵祿皆下  
民膏脂目擊災黎心寧忍務須虔修實政撫綏窮閭  
感召天和馴致豐稔用副朕敬天勤民至意禮部便轉  
各衙門通知通行

賜致輔卹

諭致輔張居正佐皇祖十年肩承勞怨力振紀綱飭弛舉廢多有可紀雖以奪情及身後蒙議過不掩功應給卹廕及其子懋修量復職銜該部從公看議從詹事羅喻義所請也

京支錢糧數目

五月倉場侍郎南居益奏在京各衙門如宗人府五府六部翰林院詹事府都通大太常寺太僕光祿尚寶六

科十三道國子監中書行人鴻臚寺欽天監上林苑監  
順天府宛大二縣自公侯駙馬伯錦衣旗手等衛指揮  
經歷暨各衙門監吏各俸銀雖陞遷名數時為增減較  
數歲之中以為常每歲約支銀十四五萬餘兩惟太醫  
院舊制院使一員院判二員吏目十員御醫十員惠民  
局生藥庫大使副使各二員速醫士共止一百一十員  
名沿至萬歷年間官醫已增三百二十三員名迨天啟  
年間增添日多及至崇禎元年官醫共計五百三十三

員名但查每年見支俸銀三千三十一兩零比萬歷四十六年歲支已多銀一千三百六十餘兩文思阮禧制大使一員副使二員洪熙元年添註大使副使六員後仍裁革其匠役名數俱不甚煩雜沿至萬歷年間官匠已增至七百六十三員名迨至天啟年間增添日多及崇禎元年官匠共計三千一百九十八員名今但查每年見支俸銀三萬四千三百二十一兩零比萬歷四十六年每歲支已多銀二萬七千四百九十餘兩若較祖

制各不啻教倍相懸究何關于有無之教哉其餘京軍  
布花太常寺小麥光祿寺果品丙字庫綿花絨欽天監  
歷日板片惜薪司棧灰甲夫司苑局召買豆草丙字庫  
召買黑菜豆穀草價又煮豆葛稻價供用庫召買正旦  
元宵端陽中秋三單年例香蠟價光祿寺錢鈔禮工二  
部賞錢折絹兵部咨絨袴夫廣盈庫題染顏色商價神  
樂觀樂舞生布絹小麥黃豆芝麻折銀光祿寺厨役冬  
布折銀器皿廠小麥惜薪司炭餅糯米價內官監召買

稻草價外供用庫召買黃菜豆穀草價太常寺祭祀猪  
價陵寢墳園公侯駙馬造墳及會試合用未麥折價銀  
作局造冊金價承運庫御用監供用庫丁字庫凡遇吉

凶典禮題買金珠者蠟銅錫價各衛軍伴優恤各倉改  
官錦衣衛宣官馬匹草料折銀又將馬匹草料又禁軍  
春秋二操口糧入衛營家丁藍菜馬匹草料錦衣衛禁  
兵廩糧旗手通州等衛馬匹糧草折銀定慶陵做工藍  
銀京糧廳祭祀各倉壽架造斛修理關河各衙門工食

公費三王府盛筵銀在黃口三大營勇士四衛營糧草  
折銀京營飛石教師口糧山東河南班軍口糧犒賞巡  
捕營官軍并馬匹料草各官心紅番役工食等銀訓練  
營并通州三標營盛筵草總督房價訓練總兵家丁盛  
筵料草三大等營護送梓宮糧草料銀各衛所月糧折  
色等項銀增減不一每歲約支銀四十五六萬兩迄今  
有現在停止者有無容輕議者及典禮修舉不時營辦  
數多擅離預定而未折壽架教項分隸漕折合行另算



外惟是三大營馬匹草料銀萬歷年間歲支銀八萬七千餘兩至天啟三年遂增至一十八萬四千餘兩迄天啟七年雖經少減尚計一十六萬四千五百餘兩查舊例馬每一匹月支草料銀五錢六分後議每馬月支銀八錢六分及選鋒題增全馬振武營添馬六百匹遂比舊例歲增八萬餘兩矣

邊鎮錢糧數目

五月倉場侍郎南居益奏按永樂正統之間各邊鎮不

遇有備運糧料之例其京運舊額在薊鎮止五萬兩永  
鎮止二萬八千六百七十二兩八錢九分密鎮止一萬  
五千兩昌平易州并陞并無京運遠鎮止一萬兩宣府  
五萬兩大同五萬兩山西二萬兩延綏十萬兩寧夏四  
萬兩甘肅六萬兩固原四萬八千八百七十一兩二分  
又犒賞銀五百八十八兩八錢二分二厘五毫迨世朝  
始議宣大山西每年發主客兵銀二十五萬五千餘兩  
薊州主客兵銀五萬六千餘兩永平四萬八千餘兩密

雲三萬三千餘兩呂平一萬兩延綏新舊主客兵銀二  
十九萬七千餘兩寧夏主客兵銀四萬五千兩甘肅主  
客兵銀二千二千餘兩固原主客兵銀五萬兩陞慶中  
又增昌平防秋銀一萬六千餘兩嗣後又議四川撫按  
及茶馬各衙門贖罰稅課等項改解延寧甘固及宣大  
遼東山西三關等處准作本年應發年例雖沿革多寡  
不一尚未至十分懸殊也嗣後復定經制在薊鎮原額  
銀止五萬兩後增至三十八萬九千九百九十三兩賞

軍撫選之數不與焉今見支又增四十二萬八千八百九十二兩零密鎮原額銀一萬五千兩後增至二十九萬四千三十七兩今見支幸減至三十六萬五千三百九十一兩零永鎮原額銀二萬八千六百餘兩後增至二十四萬六千八十五兩今見支又增至二十八萬九千八百六十六兩零昌鎮原無估額後增設京營銀一十七萬三千九百九十二兩今見支幸減至一十四萬二百三十二兩零遼鎮原額一萬兩嗣後本折歲用銀

四十一萬七千七百餘兩後又增至五十二萬兩自萬  
歷四十六年癸難始設新庫其銀屬為帑支奉本部題  
奉欽依每年正帑新庫銀二萬兩易鎮先正河南山東  
扣送太倉糧價抵作主客兵年例銀二萬八百餘兩後  
增至五萬九千兩今見支又增至十七萬七千八百六  
十餘兩宣府原額銀五萬兩後增至三十三萬三千二  
百二十餘兩今見支率減至二十九萬九千一百五十  
餘兩大同原額銀五萬兩後增至四十二萬四千六百

三十餘兩今見支又增至四十五萬六千三十餘兩山西原額銀二萬兩後增至二十一萬三千六百餘兩今見支率減至二十一萬六千三百兩延綏原額銀十萬兩後增至三十六萬七千二百六十餘兩今見支又增至四十三萬三千七百餘兩寧夏原額銀四萬兩後增五萬二百五十兩今見支又增至一十三萬三千七百九十餘兩甘肅原額銀六萬兩後減五萬一千四百九十餘兩今見支又增至一十九萬七千五百餘兩固原

原額銀四萬八千八百七十餘兩後增至六萬一百三十二兩今見支又增至十四萬五千八百二十三兩零又萬歷四十二年下馬關召兵買馬立左右正兵四營歲支銀四萬二千三百七十餘兩以上除遼東一鎮見今增數不開但據太倉考經制與原額較內除甘肅一鎮稍減其餘十三鎮便增銀二百八十六萬一千七百七十餘兩今再以見支與經制較內容雲昌平宣府山西四鎮稍減其餘九鎮又增銀五十五萬四千四十餘

兩宜屯藍之政久格而不行致至客軍餉盡改為年例  
手柳條禦日煩募選日增不如此不足以為四裔之守  
而在各邊鎮計口授食必有有訛但朝廷出入祇有此  
數入者幾何出者無算又何怪年例之拖欠無備也合  
營馬草料醫文兩院月俸共增銀六十六萬餘兩矣

補營盜情

五月大理寺卿康新氏疏言臣備員廷尉稱天下之平  
每遇審錄重犯多方詳慎庶有平反清夜省心惟恐天



下有寃民也軍徒一寃民已不堪命若大辟一寃則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其關係更重矣在愚民故有以他故罹辟者然多屬人命盜犯人命自有寃對猶易訊斷惟盜犯真似微暖極易淆錯外郡縣盜情猶有着落而京師盜情益多縱枉蓋失主被災之日須先投一失狀于官司預報失單逐項開明記號如首飾金分兩有無珠翠衣服顏色或紬絹羅紗布絮下至一帽一履亦必註一製樣嗣後擒賊追贓合者方為真盜若果

真即斷首何憾若無確證難以懸生至盜已到官須立  
地審取口詞無得日後妄攀以殃林魚今京師賊犯全  
憑番役緝獲每當未經官時先于城外冷空廟寺非刑  
苦拷逼使供招利其攀捨以為奇貨至真盜真贓未必  
不隱縱馳去其供招成獄者或云不知名失主或云過  
路人不知姓名即指有失主認識贓物然當日原未投  
失狀未具失單安知今日盜犯果係其家失物至有一  
種神奸與番役穿鼻每遇盜發或當官認為失主而贓

物則私相瓜分若然則天理漸滅而王法甚屑越矣城  
番獲賊係各兵馬初審營番獲賊係巡捕把總等官初  
審大番蓋非聰明不能得情非清正不能得情非寧耐  
不能得情而欲以此三者必之各兵馬把總等官其將  
能乎不能隨番所寫供單為案作謄錄耳即此便為初  
案矣已而兵馬所審轉解巡城御史巡捕把總等官所  
審轉解京營督捕捉督巡視京營科院中間固有嚴究  
漏網亦有開釋無辜者恭送刑部審定招詞堂屬裁經

推殿天獄訂有成案及過臣等問招始末虛公鞠問其  
為真盜真贓甘認無辭者十之三四其哢哢轉辯藉口  
于番役之苦拷逼供者十之六七也真者自應正法以  
正三尺稍有可疑必駁審以期于當然計事犯之日以  
至臣等不知此延我許日月矣近有盜情一起牽連三  
十六人陸續監斃兵馬司者三十二人臨審病故者二  
人正二人聽鞠其中即有一可疑者賊從末減前三十  
四人豈尚無子虛烏有可待平反者俱已混登鬼錄矣

言念及此安得不痛心疾首也臣欲自今以後除長塗  
卒遇响馬不及呈報外凡京師居民若有被盜者各就  
五城所轄先投失狀隨開失單如前式粘狀俟賊犯既  
獲庶有所據以定真贋即獲自各營亦必閱原狀以為  
確証其番役止許嚴緝不許苦拷至五城掌印兵馬多  
係孝廉前途尚遠如遇審盜必分明就裏情節區別細  
審果行正盜亦須將姓名年貌住止贓物逐一剖悉不  
得止報混名致難緝捕審畢一一親筆註定用印鈐記

不得辭勞分委致滋弊端其各營巡捕把總等官亦須  
念及完報盡心審確毋輕信番役私如貓鼠其各城御  
史暨巡視京營官當不時誠諭專以審賊之當與不當  
定各兵馬各把總等官殿最若放出放入臣等覆審既  
明將初審官題卷依律題奏且盜情一發即須連解轉  
解恭送法司不得耽延月日使無辜斃于犴穴其嚴衛  
理刑官亦求皇上明旨申飭凡遇審盜務慎重得情毋  
輕枉縱至京師一種掣訛棍徒往往捕風捉影擇人而

食騙詐所及家貲一洗甚有羅織傾命者致使善良亦  
子日躡躑于橫禍則妄挈誣陷尤當嚴為申飭以安根  
本之地也

一臣獨召

六月獨召禮部侍郎周延儒入對哺入漏下始出御史  
李長春等言皇上御文華殿獨召禮部侍郎周延儒日  
西而入星移而出數日以來訪問其語秘密不傳所言  
私王者無私一二執政猶存二三言官具在豈舉朝皆

所不足信惟延儒可深信乎偏信獨任既啟其端異日  
窺形測影不勝多事矣帝曰延儒屢疏請告特召而諭  
李長春不得橫生猜疑

宜去奸臣

六月御史李炳疏言臣等奉命獻審錢謙益一案謙益  
科場事既蒙聖明之疑惟有放之去以俟威嚴之霽體  
仁改訐事既盡露其短亦惟放之去以俟清議之定而  
已時欲體仁入閣不報



乞容憇臣

六月御史吳姓凱言臣恭遇召對皇上命翰林院官宣讀御史任贊化論禮部尚書溫體仁一凱廷辯良久已而諭各官修職業臣等退而思惟朝廷設官各有職業惟御史為風霜之任彈糾不法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天下之有敗法亂紀伏誅菟惡者皆得白爾從事是糾彈者臣等職業也薦牘固疑而恩條陳亦係塞責非職業之所急也宋臣蘇軾言臺諫許以風聞

而無長官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廟廊則宰相待  
罪夫臺諫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是然酒養其銳氣而  
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然則  
臺諫之職業關係亦不小矣任賢化素著狂直其論溫  
體仁自謂職業當然祇因激于忠憤有入告君上之言  
不暇飾于文辭致稍違論奏之體皇工責其穢褻罪亦  
何辭而因言獲譴遽加降調臣等竊有未安夫忠直者  
人臣之大節鄙褻者論奏之細過未聞聖明之世以言

語文字罪臣下者也古者建鐸求言止輦受諫開納獎  
勵尚恐不至語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巷語里諺不廢  
閔察豈取夫利口喋喋以娛聽聞也哉臣等恭誦明旨  
為贊化惜為體仁惜尤為朝廷惜也何則贊化冷而剛  
腸失忠圖報屢有違白亦蒙採納今糾論大臣不告以  
進退之義庶恥之大而指拾穢行至令忠悃掩于乘詞  
不得其言而去故為贊化惜也體仁讀書中秘三十餘  
年豈不知古之大臣一被人言則杜門引退是非聽之

公論而爭辯不休致異議叢生葛藤紛起三官被斥何以自安故為體仁惜也皇上弘開言路優容直諫乃前為體仁之疏削章允儒降房可壯瞿式耜今又為體仁之一疏而點贖化一摘再摘班行削色播之海內書之史冊似非美事故為朝廷惜也然而臣等尤有慮焉凡建言者非不知容容多福坐積俸者可躋卿寺而辦易觸邪義難緘默故有得之見聞採之咨訪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寧結怨實罪而不自顧恤者總以為國家而舉

職業也今被論者指論人之人曰為某報復及至召對  
又疑所論之事曰出于詆誣而文華尚確政事之所反  
為諸臣爭論是非之地臣恐今後言官多所諱忌即有  
得之見聞咨訪者躊躇自疑曰得無涉于報復鄰于誣  
詆才剛中道廢止矣凡被言之人巧于遮飾皆可加以  
報復之名而懲直之士訥于奏對反日受夫誣詆之罪  
設有大小奸大惡而言者杜口結舌以贊化為戒此小人  
之利非國家之利也

改修歷法

七月禮部既言校時歷本元初郭守敬諸人所造而大  
統歷因之比于漢唐宋諸家誠密近尚未能確與天合  
加以年遠數盈至今三百五十年來未經修改故也以  
此具疏伏請乞博選知歷之人講求考驗務期悉合天  
度超越前古以垂永久今兩奉明旨仰見我皇上欽若  
敬授之至意稽古垂憲之鴻猷臣等雖才穉駑下敢忘  
竭蹶以副隆指竊惟治歷明時古人以為重臣等不敢

繁稱止據元史所載以宰相王文謙樞密張易王領裁  
奏于工仍命左丞許衡參預其事王恂郭守敬并領太  
史院事分掌測驗推步于下而又博徵楊恭懿助之然  
猶五年而成六年而頒行十年而進書五種二十六卷  
後三十年間續進書九種七十七卷則成之甚難矣高  
皇帝驅元以後典章散失正存授時成法 統等因方  
為大統歷僅能依法布算而不能言其所以然之故後  
果有志之士亦止將前史歷志揣摩推度并未有守敬

守每年實測之功力又無前代灼然可據之遺書所以  
言之而未可行用之而不必驗也夫莫難于造歷莫易  
于辨歷天之高星辰之遠而光期布算使得時刻分秒  
毫髮不差非積久測驗累經修改其勢不能是故難也  
若欲辨術業之巧拙課立法之密疎則值日月交食五  
星凌犯穰會推算臨時候驗則時刻分秒合即是不合  
即非是故易也今日用人務求其能合者而已即法未  
遽成務精擇其言其書可以必合者而已按大明會典



天文地理等藝術之人行天下訪取考驗收用以治十  
一年令訪取精通天文者試中取用嘉靖三年科臣建  
議部覆保舉于是以戶科給事中樂濩工部主事華湘  
俱陞光祿寺少卿提督欽天監事然二臣終不能改守  
故之日所以至今寢閣不敢據謂宇內無人但私習天  
文律有明禁而監官不知歷日意往往以此阻人是  
以事多不習或習之而不肯自言耳臣等考之周禮則馮  
相與保章異職稽之職掌則天文與歷法異科蓋天文

占候之宜禁者懼妄言禍福惑世誣人也若歷法則于  
故授入時而已豈律例所禁哉今議臣部訪未及通行  
各省直不拘官吏生儒草澤布衣但通曉歷法者具文  
前來其言天文者一概不取即明歷者亦不必遞行起  
送先取其著述文字并令預算交食凌犯數條式製造  
儀器式樣并申到部查核果有裨益方行取用庶真材  
得以自見而廢典濫茅無能雜進矣但據臣等所見聞  
近世言歷大都宗郭守敬舊法此于現在監官藝士猶魯

術無能翹然出于其工也至若歲差環轉歲實參差天  
有經度地有緯度列宿有本行月五星有本輪日月有  
其會似會皆古來所未聞惟西國之歷有之而舍此教  
法則交食凌犯終無密合之理高皇帝命史臣吳伯宗  
與西域馬沙亦黑翻譯歷法蓋以此也萬歷四十年監  
正周子愚建議欲得參用務令會通歸一今宜奏其說  
參用兩法果得會通歸一即本朝歷法可以遠邁前代  
矣

賦役全書

七月戶部尚書畢自嚴疏言看得賦役全書奉自行條  
鞭法始距今已四十五年矣查賦額初定錢糧數目自  
有定則惟是地方因是加添司道每年增定吏書受賄  
任意那移有一州縣而此多彼少者其弊為濶派州縣  
奉行而不敢問司道偶增不過千百中什一而有司不  
肖者聽奸胥之賄洒瓜分如每兩應加一分而即加二

分者其弊為花派小民遵行而不為怪二者乃字內通弊牢不可破者也欲清其弊全在撫按先為裁定今當亟為申飭其說有八

一錢糧之規則宜明也省直錢糧因地起糧因糧起科其間有上中下不同而則次亦異如某地係某則應該糧米若干斗升該科銀幾分幾釐逐項開載明白由升而合斗由釐而合錢上中下各別明白以則例定編派之額以編派衡出入之數則錢糧之大概了然矣

一總撤之確數宜核也省直錢糧名色雖不一大約由賦均徑二項不難起解存留兩款今宜各州縣不論賦徭不論起存共開一總次開二項各揭一總又于此二項之下備開起存交解撤數務期撤合州縣總州縣合府總府合省總省合部總一合一合不爽分毫則飛洒增減之弊絕矣

一新舊之報額宜晰也直省錢糧既有則例當以萬歷初年賦額為準從前糧每石納銀錢幾幾分又于某年

因其事又增銀幾分合舊額若干今果有裁減否逐一  
開明不得一概開入撤數其有裁減如征播征倭等項  
亦須開明其年事停除豁勿潤原額之內至遼餉一款  
有因起訖起科者有因田糧起派者與舊額京邊錢糧  
原自各款此係新增不在全書之內今亦另開一項則  
新舊二項瞭然明白矣

一起存之項細宜備也夫解京有京運解邊有民運悉  
屬起解一項臣部于崇禎元年會計冊內刊有成數而

存留一項在各省直地方支銷者難以窮究須將存留  
錢糧先查全書原額數若干後因事增加者又幾項逐  
一開明其應加裁汰并應改充餉者並為拈出聽部臣  
酌定議改不容隱匿者也

一雜項之開列宜詳也以新餉言之雜項數款而抽扣  
工食雜支公費等項括于其中以舊項言之會議數款  
而司道公費修理衙門等項括于其中又有冗官冗役  
先由撫按題准裁汰仍留以充餉者并今見存仍可以



量裁者凡額某項即于某項開載原額若干今裁減充  
新舊二項若干分別明晰較如列眉俾與存留數內總  
數相符可也

一驛站之增派宜減也驛站銀根在原刻書內者自有  
定額年來因驛遞苦累多有額外加增而他處之協濟  
不與焉目今功令新額卸俾廓清出數既少而入數猶  
多是病民也今後務照原額派徵凡額外私增者俱應

註明裁去蘇民困于萬一也

一民屯之出納宜清也凡各省直賦役書內多不載民屯銀是以豪右得以肆侵吞衛弁得以恣乾沒據萊州衛指揮楚邦楨具奏已有左驄由萊衛而推之東省由東省而推之天下無處不有合令省直將原徵民屯銀兩并支銷款項存剩數目另項造入簡明冊內以憑彙編無容遺漏者也

一裁定冊式宜簡也各省直送全書有詳有略有宜于昔不宜于今者皆當商確裁定如裁定未妥臣部當再

駁如將賦役全書通行繕寫未免耽費時日合令省直  
撫按裁定賦役如全書詳備者止于本項下貼一浮簽  
明註某項因何應刪改增減某項應節省解部用印鈐  
蓋以憑酌議如全書未備另造簡冊以便彙編近者限  
三月遠者限五月送部毋以寧遲毋遲為便計耳

八議既備而裁定之事思過半矣此外合通者計之地  
方有肥瘠通窻內計之風土有南北中間均一歛項為  
此所有而彼遂無者務令詳造不許掛一漏萬此在撫

按司道自能酌定而非臣部所能預擬者也

歲輔水利樹菴

七月兵部侍郎申用懋言永平灤河諸水寬行逶迤儘可疏導成渠以防旱潦山陂隙地最宜栽種裕民事在各地方有司相地察源便民興利者也至若泲河水性不常沙淤莫測京南一帶歲受其災而導之之策尤當講求以拯墊溺乞勅撫按奏請定奪仍將每年各州縣開通水道築塘栽樹木處所有無泲河水災冊報本

部以分殿最管送支部以示優劣處分允之

榷關稅額

七月工部題榷關合南者凡六荆關額稅二萬兩加餘  
銀二千兩杭關額稅二萬兩加餘銀二千兩靖江廠額  
稅三萬兩加餘銀三千兩中河郎中額稅一萬兩加餘  
銀一千兩蕪湖額稅三萬兩加餘銀三千兩龍江額稅  
三萬兩加餘銀三千兩解部充鼓鑄之用以濟陵工急

需

漕儲出入數目

七月倉場侍郎南居益疏言漕糧每年以四百萬石額除永折造糧計七十八萬二千四百四十餘石外實入京通者額該三百二十一萬七千五百五十餘石即地方災祈免祖制仍責令于附近郡邑撥補定數原不容折銀虧額也如附近府分有災傷無處湊補猶將臨德兩倉收貯備荒糧米內照數交運務不失原額四百萬石之數祖宗朝鄭重倉糶如此查神宗初年京通之貯

尚計米一千五百二十餘萬每年支放該一百九十餘萬今自關鮮借留地方截折每年實入于京通者不過二百餘萬石而軍兵增設各役冒破每米實支米反該三百二十餘萬石除本年充運盡數支給仍應搭配備糶百餘萬石方足歲額今計京通兩倉實在米止二百餘萬石不過兩年搭配便罄盡而無餘矣此一倉糶也雖云軍需其實滿京都何家無軍亦何家不食漕米萬一搭支淨盡根本重地豈即能神運鬼輸以卒禦不可

知之事變乎此時惟有嚴核虛冒而各衙門或創設或  
增添但就萬厯間迄今每年已多支米五十萬二千六  
百餘石矣况一營衛官軍也何以此月之支給較彼月  
之支給沒無定額一文思院官匠也何以屢清之後較  
未清之前支多逾額酌時宜而緩急布之所當按衙門  
而各令責成矣議者謂加放漕折可以省粒可以裕儲  
而庫銀不敷且時有借漕折而別用者矣夫米果有餘  
何妨給米以存銀米既不足斷當量入以制出查每折



色例該兩月而前任督臣畢懋良具題增四月今即不能四月獨不能三月乎又豈有減于二箇月之祖制乎至關門遼米另編幫牌總漕已有成議此後或不致再為倉米之靈而鮮兵既裁獨不可稍為酌減而猶株守十萬石之往規乎各地方災折即無奈多被獨不可據議單而今通融補湊于豈穩之府縣乎臨德備災之米空懸日久獨不當急圖修葺以省不時之支用于河患火燬即息典不容終格獨不可嚴行稽察勿使以少報

多捏假當真乎此外若掛欠運官千石以上者恭送法  
司千石以下者押發漕司除究罪外其所失之漕糧法  
當照數追補者也其掛欠者不知作何開銷其終欠也  
不知更作何結局雖各衙門固自有見行之事例倘亦  
不應如此之草草也今後各衙門似當將完欠存銷各  
數目年清俱清冊投部互相關白以便稽查而一切追  
完錢糧仍當歸還太倉以湊本折支放之用再查通庫  
所餘糧賣等銀及鋪殿板木折改濟邊者數原不多皆

糟米本項也今無盡湊放漕折物極則反之固然耳要  
之裁減冗濫更屬喫緊而言者徒彼聽者自忽非以酌  
量之虛文塞責則以勢重之難反見泥祖宗法制非不  
犁然而絃轍之膠牢難變更天下事大都如此矣

### 國學考課

八月國子監司業倪嘉善疏言議將通監諸生月三課  
文又酌一歲之中合課經書後場于一日而卷必彌縫  
閱必公同請託必嚴奸弊必絕六堂定六名不分舉貢

例俊惟才是視其卷仍備正副封進御覽以憑欽定旨下之後移咨吏部與以出身舉人照先年舊例與以京銜歲貢恩選或除州縣正官或學正教諭俱准與選原附例應照歲貢量行減年民生倘有英才拔起亦照附例歷滿俱選于循資歷級之中寓鼓舞通變之術太學將多佳士矣臣又以為總行之激勸不先名教之砥維奚藉宜于歲試發策之前確訪行修之士至期特拔一人詳核生平修著實迹并呈御覽旨下一體移咨吏部

選授教授若取檢跳踰之輩亦每歲查一二人註名于籍以憑懲警革斥令照舊例舉行

家臣薦人

八月吏部尚書王永光疏薦霍維華給事中陳良訓等劾之永光曰薦人之人與所薦之人各有生平不相掩也如以薦人之人累所薦之人則董卓不薦荀爽蔡京不薦楊時乎如以所薦之人累薦人之人則四岳不薦繇呂大防不薦楊畏乎不特此也即霍維華不薦吳姓

乎賢繼春不薦沈惟炳陳良訓等乃在此則為逆黨為  
翻局在彼則為正人為同調此何說也豈臣杜門不出  
帝遣中使召之至曰臣係用人之人而不能用人皇上  
留臣無益也帝問御欲用誰乃以史堃高捷袁弘勳對  
帝顧閣臣即下旨起用閣臣言人不由別衙門舉為事  
不由衙門紫呈自薦自用恐非制帝曰卿等不必瞻顧  
可即出旨三人以原官起用

太倉舊餉

八月主事周夢尹疏言地畝正餉約以三分起解歲入  
太倉及不及九厘旨令之部查奏尚書畢自嚴疏曰夫  
田賦之有存留起解也可按籍而復視起解之有本色  
折色也可分款而稽核謹按崇禎會計冊所載字內  
見額田地七百八十三萬七千五百二十四頃有零所  
載太倉每年額入以充邊餉者實該銀三百一十五萬  
五千有零然內仍有在京衛所屯糧秋青並課賦罰脩  
邊缺官吏農事例等項約居過半其實自地畝起解者

僅一百五十六萬耳取一百五十六萬之銀坐派于七百八十三萬七千五百二十四頃有零之內雖有雲貴四川廣西等處截留餉銀並北直抵買遼豆銀共四十八萬五千有零計畝而論為教幾何即夢尹浙江人也浙江一省額地四十八萬一千八百七十一頃所稱天下雄藩財賦之鄉實計解之太倉充為邊餉者共銀五萬六千五十四兩零計畝論僅得一二厘耳即此以例其餘地畝有肥瘠則例有次等忍一畝之起解固有不



止三分者亦有不滿三分而三分之起解實未盡入于

太倉而充造之餉也請以起解項款言之如漕糧有四

百萬白糧則二十餘萬而南糧不與焉金花則百餘萬

民軍折色則三百五十六萬餘內供絹布花線蠟茶硃

漆芝麻紅花桐油銅鉛膠礬槐花萬草等項暨于兵部

柴薪工部之料價及內供本色織造緞匹柴炭軍器等

項動以故百萬計而又加之王府祿米河工站價科舉

公費原俸工食等項又不啻幾百萬凡此廣浩繁項不

可收舉孰非賦自田畝則計歲入太倉歲充邊餉者真無異馬體之毫末也

### 屯田起科

八月戶部尚書畢自嚴覆戶科汪始亨屯田疏該職等看得屯田之例國朝一大政也開立之始每軍種田五十畝或畝不等為一畝有肥瘠冲緩之別焉初定科則每軍田一畝正糧十二石收貯屯倉聽本軍支用餘糧十二石給軍士用并免盤量有特示優卹之恩焉衛

所旗軍七分下屯三分守城有寓兵于農之意焉雖時  
異勢殊逆有損益而屯田規畫大約盡此軍即是兵屯  
即是餉祖宗朝謂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粒粟用此道  
也今則盡非其故矣邊塞者每啼飢則呼京運腹裡者  
以乏食并廢衙文說者屯田荒蕪也悍軍逋負也不知  
病不在死弊大在軍以民之籍而漁軍之利借軍之產  
而避民之產則科臣汪始亨所謂佃賣屯田者是矣軍  
之世業奄然有之即介冑率當虛名而點查尚費奔走

彼粒食者獨熙熙果腹也軍何辜也田連阡陌接壤犬  
牙百姓之催科攘飢及骨佃軍之豪右薄賦輕徭肥硯  
一而甘苦何不均也民何辜也此科臣所為痛心疾首  
為是盜屯損餉之蹟也查得大明律例一款凡有強占  
種屯田五十畝以上官調外衛帶俸差操旗軍丁人等  
發邊衛充軍民發口外為民法若是其嚴也遵祖宗之  
法正其罪而奪其產亦不為過第相傳年遠或受先人  
之遺或經迭易其主概行追究未免株連則莫若照科

臣議將佃買屯田照民田一樣起科之為提也職等初擬查佃買者起科本軍自種者則否繼而遍訪再三斟酌積弊二百餘年原田盡已賣佃軍人自種者十不得一焉甚至百不得一焉若開一假借之名奸民善匿無不託之于軍勢必紛更踏勘徒成聚訟不如畫一起科之為妥也第此中有不容不分別者如兩京根本之地士卒為王爪牙九邊大敵之衝軍丁為効捍禦止查其佃買者起科而各軍自種者可免深求其他外省及兩

直屬郡應照屯田冊籍備查坐落處所無論民種軍種  
俱照民田之例概行起科蓋膏腴之地當入富豪之家  
有勢官富民佃種者有衝所指操千百戶占種者亦有  
豪軍佃種弱軍者此當照民田起科無疑矣即千百之  
中間有一二軍人自種然土木偶人何常為朝廷緩急  
之用今造園募兵而戍之海內竭民力而養之彼坐擁  
虛名者略効涓埃以充邊藉其亦分義所當然耳

府臣進規

九月順天府尹劉宗周疏言臣聞之堯舜之道仁義而已矣至于仁義之外則為功利刑名而其究也為猜忌壅蔽與亂同事此千古帝王道術得失之林也陛下勵精求治躬親細務朝令夕考勤限而奏展幾乎太平之治乎可立致也然程效太急不覺見小利而急近功何以效唐虞之治今所急近功者非遼事乎誠得任事之人而以屯守為上策簡兵節餉修其政刑而威信布需之歲月當此三空四盡之日竭天下之力以養飢軍而

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與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夫  
今所規之小利非理財事乎職以為今天下之民力竭  
矣堯舜在上一民飢曰我飢一民寒曰我寒夫豈人人  
衣食之哉或賦有經其所以取之者儉也陛下留心民  
瘼惻然痼瘵真無忝堯舜之心而輒以司農告匱一時  
講求者皆括剝聚斂之政正項之不足繼以雜派科罰  
之不足加以火耗又四五年并征水旱災傷一切不問  
其他條例紛紛大抵轉轅得之民為病甚于加賦歟



扑日甚道路吞聲小民至賣妻鬻子女以完勢且驅而  
為盜轉而淪于死亡當此時也有司以括剋為循良而  
撫字之政絕上司以催征為薦課而陟斥之法止以若  
所為求若所欲欲國家有府庫之財不可得已頃者陞  
下嚴贓吏之誅自宰執以上坐重典者十餘人可謂得  
救時之權矣然貪風不盡息也為其所以導之者未盡  
善也堯舜之世禮官多而利官少故畫衣冠而民無犯  
者善乎賈誼之言曰禮禁未然之法施已然之後古

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曰不廉而曰葦葦不飭其  
禮遇臣下類如斯矣故人有人有士君子之行而拘羸之  
心為揆地惜乃近者倣軍諸臣既發覺其現在者矣又  
敢問既往不已積弊相仍已屬曖昧不無懸坐為賊而  
置之重典是謂不教之誅頗傷士氣其他一切誣誤指  
稱賄賂者即業在昭雪已從吏議而深文巧詆杜天下  
遷改之路益習頑鈍亡恥矜飾外貌以欺陛下庶恥日  
寡官邪日甚陛下豈能一一問之昔張武受賄漢文贈

之金錢以愧其心而天下化則刑厲之不如禮教章章  
已且陛下以焦心勞思躬親細務而不辭者總以未得  
天下賢人君子而用之也昔者堯舜勞于求賢而逸于  
使人故能成勲華之治陛下所嘉與而樂用者多奔走  
集事之人方且以摘發為精明以告訐為正直以便捷  
利口為才情又安得天下賢者而用之即得其人矣求  
之太倫或以短而廢長者之太苛或因誤而成過有動  
遭罪譴已耳夫堯舜之所以稱聖者以其不自用而取

諸人也當是時天下之聰明才技豈復有加于堯舜而  
堯康衢必訪舜適言必察故能合天下之愚以成知陛  
下聖明天縱卓絕千古諸所勞畫出群臣意表遂視天  
下以為莫己若而不覺有自用之心臣下自以為不及  
益務謹凜救過不給諛諂者因而間之猜忌之端遂從  
此起陛下遂無可與託天下矣夫天下可以一人理之  
乎恃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盡其忠則陛下之耳  
目有時而廢矣愚一己之獨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

悉其是則陛下之意見有時而移矣方且為內降方且為留中不報又何以追喜起之風而奏雍熙之上理乎然則兵以不戰為武刑以不殺為威求天下之賢人以自輔遂可以希堯舜乎未也堯舜之道堯舜之學為之也學之大者在執中教語陛下生符堯舜聲色不御宴遊不適窮危微之訓固已得其大端至于求治之心操之過急不免醞釀而為功利功利之不已流為猜忌猜忌之不已而為冰炭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

者于焉默證此心之出于道者止此仁義之良而精以  
擇之一以守之則隨此心所發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中  
道在是矣中者天命之性仁義之極則也仁以育天下  
義以正天下自朝廷至于邊境舉而措之陛下以一日  
而堯舜矣夫堯舜非絕德也陛下之心即堯舜之心也  
心之中即堯舜之中也有為者亦若是而已矣又何難  
焉昔宋神宗用王安石用兵西北紛紛言利以新法禍  
天下則功利之毒也漢宣帝生民間周知情偽用法無

私趙蓋韓揚不得其死說者謂漢業衰于孝宣則刑名  
之過也唐德宗明強自用指姜公輔為賣直恥見屈于  
正論而甘受欺于群小卒有奉天之禍則猜忌壅蔽之  
為甚也此皆三代以後不數得之英主而操術若此禍  
敗若彼則堯舜之道信乎不可以不學故也